

谢谢你 曾爱过我

戎栋  著

XIEXIENICENGAIGUOWO

我不后悔被你爱过，只是不能爱到最后……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谢谢你曾爱过我

戎栋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谢你曾爱过我 / 戎栋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620-730-7

I. ①谢… II. ①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527 号

谢谢你曾爱过我

戎栋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
封面设计 冯艳青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5606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20-730-7/I·12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人比人气死人。

大千世界,人与人之间是不能相比的。有的人那么富有,一掷千金;有的人却是那么贫穷,穷得连自己的一日三餐也不能保障。有的人那么丑陋猥琐,有的人不仅富有,而且那么年轻俏丽,仿佛集万千精华于一身。

这世道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就拿叶飘扬来说吧,将近不惑之年的人了,仍那么年轻美丽,超凡脱俗,而且家境富裕,吃穿不愁,令人羡慕不已。

说叶飘扬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委实是轻视了她。她清秀端庄的脸庞,凝脂一般细腻,看不到一点瑕疵。略显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就像成熟了的水蜜桃一样充满了汁感,透露出成熟女性特有的一种富态的魅力。她的整个神情活像一位新婚不久刚承受滋润的少妇,那么水灵,那么甜蜜欢快,又那么阳光灿烂,双眼顾盼有情,让人惊若仙女。

顾明波是奉城海阳镇后山部队的一位战士,是驻地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他本不认识叶飘扬,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家访中,他去自己结对的女生赵丹静的家里拜访,才有缘结识了她。

那天,当他第一眼见到叶飘扬时,他目瞪口呆,差一点忘了说话。

“你找谁?”

叶飘扬一边织着毛衣,一边翻着杂志,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偶然抬起头来,见顾明波傻傻地站在门口,不禁吃了一惊。如果不是顾明波穿着军装,直觉告诉她不是坏人,她也许会惊叫出声。

顾明波这才发现自己失态,忙讪讪地问:“请问,这是赵丹静家吗?”

“你是……”

“我是从部队上来的。”

“哦,我知道了,你叫顾明波对吗?”叶飘扬似乎对顾明波十分了解,站起身



来,热情地招呼道:“来,里面坐。”

顾明波暗吃一惊,她怎么会知道自己?

“丹静早就对我说过,她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是后山部队上的,而且有一个叫顾明波的解放军还是她的对子。”见他疑惑的样子,她一面沏茶,让座,一面微笑地告诉顾明波。

直到这时,顾明波才知道她就是赵丹静的母亲。刚才他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还以为她是赵丹静的大姐或邻居呢。他没想到赵丹静的母亲这样年轻。在来的路上他还揣测过赵丹静的母亲到底生得怎么样,是漂亮还是一般。虽从赵丹静的身上可以看出她的母亲不会差到哪儿去,但他真的没有想到,事实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丹静父亲援外去了国外,她姐姐又在县城工作,除了礼拜天,平时也不回来。每天丹静一上学去,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织织毛衣,看看书。去工厂上班吧,身体吃不消又不自由,想想真是无聊。你离家在外当兵,一定也很想家,以后可以常来我家玩。不要拘束,就当自己家一样好了。”

“谢谢你。”叶飘扬的爽朗和热情使顾明波倍感亲切。

“我这人不封建,虽然女儿那么大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真的。”说到这里,叶飘扬举手拢了拢散落下来的鬓发,朝顾明波嫣然一笑,“前些日子,我让丹静捎话,请你来我家玩,这丫头也许忘了,没告诉你吧?”

顾明波局促不安地笑了笑,说:“她告诉了我,只是部队训练紧张,我也就没时间来拜访你。我这次来,是学校组织家访,主要想了解一下学生放学回家后的学习生活情况。”

“丹静放学后,一般会先做作业,有空时也会帮我做些家务,譬如洗碗洗衣服,总之比较懂事。”说起女儿,叶飘扬的脸上自然流露出些许做母亲特有的骄傲的神情。

顾明波饶有兴趣地听着。

在说话中,顾明波始终微笑地注视着叶飘扬,倾听着她的讲话,偶尔才插上几句,点到为止,表现得恰到好处。那种说话的氛围,无论是顾明波,还是叶飘扬,都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与舒适。

欢愉的时刻,时间往往过得很快,仿佛才一会儿的工夫,一个下午就这样过

去了。顾明波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已不早,我该回去了。”

叶飘扬兴犹未尽,挽留道:“不要回去了,晚饭就在这里吃,再坐会吧。”

“太迟回去不好。”如果不是考虑到第一次来这里,顾明波也许会答应留下,与叶飘扬再继续天南海北地交谈下去。

告别时,双方都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尤其是叶飘扬的声声叮咛更是情真意切。

“小顾,以后请常来玩,丹静在不在家都没关系,反正我在家。”说这话时,她的声音软软的,轻轻的,好像怕被人听见。然后,她的目光便静静地有所期待地望着顾明波。

顾明波来不及去想叶飘扬为什么要这样悄悄地嘱咐他,禁不住也跟着轻声地答应了一声:“好的,我会来的。”

走在路上,回想见到叶飘扬的情景,顾明波恍如在梦境。不仅是由于赵丹静有一个如此年轻美貌的母亲出乎他意料,更是因为叶飘扬异乎寻常的热情令他受宠若惊,他隐隐约约地觉得叶飘扬对他的热情里面仿佛还包含着什么。他感到兴奋,可也惶惑不已。

他答应再去她家玩,但他又暗暗告诫自己尽量少去。自己是军人,不能无事找事再去老百姓的家,尤其更不能多去赵丹静的家。她家里只有母亲叶飘扬一个人,他,一个男的,经常去不像话。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无论是礼拜天,还是平时去街上办事,顾明波虽没忘记叶飘扬的邀请,但他克制着一直没去找她。然而,并没坚持多久,这一决定很快便动摇了。

清明节前夕,学校搞活动,去山上烈士墓扫墓,学校邀请部队辅导员参加。由于其他辅导员那天都有任务,部队只好委派顾明波做代表一个人前去。活动结束后回到学校,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顾明波和老师交代了一下工作,也准备回部队。他刚走出大门口,就见赵丹静从一旁迎了上来。

刚才在搞活动时,顾明波就发现赵丹静一直围着他转悠,似乎有事找他,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

“丹静,你在这里干吗,怎么还没回家?”

“我在等你。”

“等我?”

赵丹静点了点头,说:“顾叔叔,去我家吧。今天来学校时,我妈让我带话给你,说她有事找你。”

“什么事?”

“她没告诉我。”

顾明波迟疑了一下。

“走吧,顾叔叔。”赵丹静拉着他的手,催促道。

如果今天不是他一个人来参加活动,这会儿他根本无法答应赵丹静。因为以往每次来都有其他辅导员在一起,都是一道从部队出来又一道回去,无法单独行动。今天难得他一个人,再加叶飘扬找他有事,他也就抛弃了前些天的顾虑,爽快地答应了赵丹静。

“那就走吧。”

赵丹静高兴极了,一路牵着顾明波蹦蹦跳跳,说个不停。不知不觉中,便到了家里。

在见到顾明波的一刹那,叶飘扬的双眼忽地一亮,喜出望外地迎出门来。

昨天,无意中从女儿那里得知学校要去烈士墓扫墓,顾明波他们辅导员也要来参加活动的这一消息,叶飘扬的心就一直不能平静。自从前些天见到顾明波后,不可否认,他挺拔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她的眼前。

由于小镇地处海岛,镇上的成年男子大都从事渔业,一天到晚漂泊在大海上,况且丈夫又在国外,叶飘扬委实感到寂寞孤单。乍一见到顾明波这样充满阳刚之气的军人,她的那颗缺少异性滋润的心禁不住躁动起来。像带走了魂似的,时时将顾明波牵挂惦念在心。于是,她不露声色地嘱咐女儿,方便的时候告诉顾明波,让他来家里,她找他有事。现在顾明波果真来了,她怎能不欣喜万分。

叶飘扬并没找借口,也并没撒谎,她找顾明波确实有事。

叶飘扬是一个十分多情善良的女人,想到顾明波远离故乡和父母,独自一人在外当兵,没人照顾,她很是心疼。她有心担当母亲或大姐这样的角色,曾绞尽脑汁思付过用何种方式去关怀他。做好吃的,显然不行,顾明波无法天天来她家。给他买什么贵重的东西,也不行,身为战士,一些东西在部队里是不能用的。想来想去,最后才想到可以给他织件毛衣,让他穿在身上,暖在心里,感受到她的那份情意。

于是,那天她特地去商店仔细地挑选了一款毛线,这几天紧赶慢打,差不多

已完成。虽然只见过他一次，但凭她敏锐的目光，他的身高体型她还是心中有数。但毕竟没亲手量过，万一自己看走眼不合身，岂不前功尽弃？做事还是稳妥一点为好，为此她一直盼望他能来，没想到这许多日子过去，他竟像失踪了一般。

“小顾，阿姨跟你说过经常来玩，怎么老不见你来？”叶飘扬略带埋怨地说，“不会又是由于部队训练忙吧？”

顾明波不好意思地笑了几声，问：“阿姨，听丹静说，你找我有事？”称呼叶飘扬为阿姨，顾明波有点不好意思，从长相上看，她分明比他大不了多少，但既然叶飘扬自己那么说，他也就入乡随俗。

“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只是你这么长时间没来，怕在部队里有什么事，阿姨有点担忧；二来我给你织了件毛衣，不知合不合身，想让你来试一试。”

这时，赵丹静已去自己的房里做作业，宽敞的客厅里只有顾明波和叶飘扬两个人。

“来，让阿姨量一量你的尺寸。”叶飘扬拿着一根皮尺，走近坐在沙发上的顾明波。

让叶飘扬破费为他织毛衣，顾明波深感不安，但木已成舟，他已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顺从地让叶飘扬丈量。

叶飘扬先量了顾明波的衣长、袖长、挂肩，然后让他举起胳膊，而她自己从他腋下伸过去，用皮尺将他箍了一个圈，丈量他的胸围。

做这个动作时，叶飘扬微俯着身，像拥抱一样，顾明波的心就情不自禁地狂跳起来。更使他心慌意乱的是，她衣着单薄，乳峰饱满，靠近时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她的胸脯，软软的富有弹性，她头上的几缕卷发拂在他的脸上，伴着她身上的气息，带来一股好闻的幽香的气息，令他陶醉不已。

不知是叶飘扬有意还是无意，她就这样紧挨着顾明波磨蹭着，量了顾明波的胸围，接着又量了他的腰围，久久没有抬起头来。

顾明波憋着一股气，身子绷得紧紧的，一动也不敢动。

“把手放下，干吗那么紧张？”她察觉了他的异常，拍了一下他的胸脯，不无欣慰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的尺寸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只是美中不足，瘦了一点，等你以后长胖一点，真是一副好身材。”说这话时，她仍没挪开身去，说话时气息拂在顾明波的脸上，令他痒痒的。

“太感谢你了，阿姨，这真叫我难为情。”虽在内心里已接受了叶飘扬的好意，顾明波还是绯红着脸，惶惑不已。

“你是丹静学校的辅导员，当兵在外，阿姨关心你也是应该的。”她转身拿过毛衣朝顾明波扬了扬，“你看，已织了一大半，等你下次来就可织好了。”

“你做事干净利落，颇有军人风度，如果在战争年代，一定红颜不让须眉，是个巾帼英雄。”顾明波禁不住夸奖了一句。

“可惜，你我都赶不上那个年代了。”

“阿姨，你怎么不去当兵？”

在顾明波的心目中，女兵是神圣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唯有穿上军装去部队，才是最好的归宿、最高的境界，才能不辜负上帝赋予她的美貌。于是，他就这样傻乎乎地随口说了一句。

“你问的好可爱，去当女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做梦也不敢想的，阿姨哪有这样好的命。”叶飘扬的心里喜滋滋的，问：“小顾，你老家在什么地方？”

“丹象县。”

“就是奉城旁边的那个丹象县？”

“正是。”

“怎么这样近？当兵原来都是挺远的。”

“我们是从东南沿海换防过来的。”

“家里有几个人？”

“可多了，有很多兄弟。”

“父母可好？”

“好，农村人，每天劳动，身体都很好。”顾明波重又坐回沙发。

叶飘扬走过来，很自然地贴着顾明波坐下，握起他的手，问：“告诉阿姨，有女朋友没有？”

“没有。”

“说的可是实话？”

“真的。”他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想不想在这里找一个？阿姨给你做介绍人。”

顾明波没有回答，他感到叶飘扬靠得很近，这似乎有点不妥，见天色已不早，

于是站起来说：“阿姨，我已出来一天，该回部队去了。”

“吃了饭后再回去吧，刚才只顾说话忘了烧饭，我这就去做。”

“不了，回去太迟不好。”

“菜都是现成的，很快就做好，耽误不了你回部队的时间。”叶飘扬拉着顾明波，死活不让他离去。

顾明波盛情难却，只得留了下来。他想，偶尔迟一点回去，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一下，领导也并不会太在意，不会追究什么。

吃饭时，叶飘扬要拿酒给顾明波倒上。

顾明波用手捂住杯子说：“部队不允许喝酒。”

“在这里没人知道。”

“酒气一时消除不了，销假时很容易被领导发现。”

“你们部队纪律如此严格，生活一定很不自由。”叶飘扬不再坚持，将酒放回原处，平时她也并不喝酒。

也许翻山越岭搞活动肚子饿了，顾明波感到叶飘扬的厨艺不错，饭菜做得十分可口，是他当兵以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餐。

虽然是第一次和叶飘扬一起吃饭，但在热情洋溢的叶飘扬面前，顾明波没有丝毫不自在，自始至终仍像在部队里那样无拘无束地大口扒饭，大口吃菜。

男人在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并不会遭女人反感的白眼，很多时候还会得到她们欣赏，感慨男人就应该这样。尤其女人看到自己所做的饭菜使得自己心仪的男人有如此强烈的食欲，更是感到欣慰。那一刻，她们往往会联想到性，深感自己的情人吃饭就像做爱，都是那么迫不及待，风风火火，叫人既欢喜又爱怜，欲罢不能。

叶飘扬这会儿就这样想，顾明波无疑就是一位精力无比充沛的男子，她一边想着，一边充满爱意地痴痴地望着顾明波，竟忘了吃饭。

也许从叶飘扬的目光中意识到了自己的放肆，顾明波霎时涨红了脸，他稍收敛了一下自己的不雅，讪笑着说：“阿姨，你手艺不错，菜烧得很好吃。”

“喜欢的话，以后就常来。这次你急着要回部队，我也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下次来，我一定好好地做几个你没吃过的东西让你尝尝。”说这话的同时，她的大腿暧昧地碰了碰顾明波。

照例说,用肢体说话,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的意图,碰了一下后,自然也就立即移开,尤其是异性之间。可是,叶飘扬挨上顾明波后,不但没挪移开去,相反像磁石吸铁似的越挨越紧。

顾明波知道这样挨着充满暧昧,不该继续下去,但大腿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竟一动不动任由叶飘扬磨蹭。他的脸越涨越红,只顾低头吃饭,再也不敢去瞟叶飘扬一眼。

顾明波的腼腆与窘迫,叶飘扬都看在眼里,说不出的好玩,她忍不住意味深长地暗笑了一下。如果不是女儿坐在一旁,她真想挪过身去,拥抱一下这充满着青春气息的躯体,亲吻一会儿英俊的此刻已灿若桃花的脸庞,向他忘情地倾诉几句心中的爱慕。

赵丹静还是小女孩,什么都不懂。往日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两人,每次吃饭都是冷冷清清的,今天难得有顾明波来做客,她感到非常开心。因此她像顾明波一样饭量大增,只顾高兴地挑着自己喜爱的菜吃着,母亲和顾明波的心思,在桌下的勾当,她丝毫不曾看见。

第二章

顾明波不是傻子,叶飘扬的暧昧,叶飘扬的挑逗意味着什么,其实他非常清楚,这使他感到惶惑与害怕。

坦率地说,他早已亲身体会过这样的情景,只是他竭力压抑着不让自己去想以往的那些事。这次去赵丹静家,叶飘扬的表现终于勾起了埋藏在他心底很深的一段往事。

顾明波承认自己不是天使,也不是正人君子,七情六欲时时在他的心中躁动不宁,而且在心灵深处也曾涌荡过那些肮脏的罪恶的欲念,只不过身在部队,有军纪约束着,他没有机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

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往日在学校时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女同学,但他却超越了任何与他同龄的同学,捷足先登……

顾明波永远不会忘记,在读高中时期,对性还混沌未开,他就被大街上服装店的一位少妇引诱,失去了童贞。

那是快临近放假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他在打球时不小心撕破了裤裆,去街上服装店修补。

“阿姨,我裤裆破了,给我补一下好吗?”

“哪里破了?”这是一位既年轻又美丽的少妇。

“这里。”他很自然地将大腿张了开来。

“破的真是个地方。”那少妇不禁愣了一下,戏谑地嘀咕了一声。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由于匆忙,来不及回宿舍把裤子换下,就直接来了这里,还明目张胆地将私处展示出来。如果不是她雅量不去计较他的放肆,一定会被她当成流氓,一个有露阴癖的变态的家伙。

“怎么还愣着,把裤子脱下来吧。”

脱下外裤,里面只穿了一条短裤,当着异性的面,而且刚受过奚落,他委实没有勇气敢这样做。

“嘻嘻,还不好意思。”见他尴尬得满脸绯红,她忽地笑出声来。那双水灵而妩媚的眼睛,射出两道勾魂摄魄的目光,富有挑逗性地死死地盯住了他。

他似乎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看他,又似乎什么也不清楚,他感到好奇新鲜,又感到惶惑紧张,他不敢正视她火辣辣的目光,低着头说:“我回去换条裤子再来。”

“不用了,如果你难为情,那就到楼上去脱,补好了再下来。”说完,她就带头走上楼去。

他想上去,但又迟疑着。

“喂,你上来呀,这里没有外人,就我一个人。”见他愣在下面没有上去,她在房门口旋转身,朝他招了招手,同时像熟人一样顽皮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搞得他脸红心跳。

这时再不上去似乎见外了,她火辣辣的目光虽灼得他浑身燥热紧张,他也只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楼去。

“你还在中学读书?”她望了望他胸前的校徽。

“是的。”

“裤子怎么撕在那个地方?”他一看到他狼狈的模样,就忍俊不禁。

“刚才打球时不小心撕的。”一问一答，他自然多了，再也不像刚才那么拘谨，那么窘迫了，“我记得这里有三四个人，怎么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她们是我徒弟，乡下来的，农忙开始回家去了，这不，就剩我一个人，怪无聊的。”说到这里，她拂了拂刘海，同时拉了拉那条天蓝色的裙子，露出了一大截雪白而丰满的大腿。

这一切都被无意中望过去的他看在眼里，羞得他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哪里去才好。但这一切是新奇的，富有性感，尤其对他那个年纪的少年来说，诱惑力无疑是巨大而致命的。一会儿，他又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悄悄对准了她的那些神秘的地方，仿佛触了电似的，一忽儿，他又迅速地收了回去。

他的这些可笑的举动，她都看在眼里，她的心里蓦地升起一股欲火，身体的某个部位跟着湿润起来。

她本不是良家妇女，平时就好与异性打情骂俏，偷情鬼混。此刻，他的欲躲还迎羞怯怯的模样令她怦然心动，这分明是个还没有入道的雏儿。如果不是怕他受到惊吓，她真想上前拥抱他，去占有他。但她精于此道，是个老手，知道欲速则不达。

“把裤子脱了吧，你坐在这里看一会书，我一会儿就补好了。”她按捺了一下如潮的情欲，拿了本画报递给他，温柔地说。

他望了望四下，见她就在身边，不禁有点迟疑。

“你不想让我看到，我背过身去不看就是了。”说完，她果真背过身去。

他不再犹豫，立即加快动作，抖抖索索地脱下裤子来。

“好了，给你。”他招呼了一声，将裤子递了过去。

在接裤子的刹那，她火辣辣的目光宛如刀子般地直勾勾地剐了他一眼长满汗毛的大腿。

“你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弟弟。”她轻声地但非常清晰地说了一句，便走下楼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爱，但他清楚自己英俊挺拔，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青松，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记得有一次女同学曾悄悄地议论过，说学校里没有一位男同学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充满着少男的魅力，虽然还不到十八岁，但已出落成一位身材匀称结实、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满头短粗的头发亮晶晶的，仿佛涂抹了油脂，宽阔的额头标志着他是一位聪颖的人儿，圆圆的眼睛虎生生的，闪烁着稚气未脱的光芒。整个脸庞就像刀刻一般棱角分明，线条流畅优美。他站有站

相，坐有坐相，气宇轩昂，胸脯笔挺。

他感到眼前的这位大姐很热情，很大方，也很亲切，全然不知道她这是有感而发，是在挑逗他，对他已虎视眈眈，恨不得整个吃了他。

那女人与不少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不乏领导干部，但从没与少年搞过。她暗暗地想，如果能与他这样年轻英俊且充满阳刚之气的小牛犊睡在一起，那滋味肯定与以往的那些人不一样，尤其其他情窦初开的羞涩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力量。

她磨磨蹭蹭地拆了补缝了拆，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个头绪。她心慌意乱，知道不能再拖下去，只得将裤裆照原来的样子缝好。

她没有立即上楼，在缝纫机旁默默地坐了一会，抑制了一下怦怦乱跳的心，最后才义无反顾地站起来。她过去关上门，以防万一有人进来。做完这一切后，她便像喝醉了酒一样，红着脸走上楼去。

他已等得心焦，见她走上楼来，在接裤的同时忙拿钱给她。

“算了，不用钱。”

“不，这不好。”

她推辞着。

她的双眼忽地一亮。菩萨保佑，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就在眼前，她何不假戏真做。

“没关系的。”她趁机抱住他，把钱塞回他的口袋里，贴着他耳旁，喘息着说：“就这么一点活，真的不用付钱。”

他发觉她几乎抱住他，刚想推开她，她却更紧地抱了上来。

“你好可爱，我想抱抱你，答应我好吗？”说话的同时，她的手已移在他还没来得及穿上外裤的大腿根部。

顿时，他呆若木鸡。

就这样，他永远失去了宝贵的童贞。

如今，叶飘扬的接近，叶飘扬的挑逗，叶飘扬的神情虽与那个少妇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他都充满了性的饥渴与向往。自那次被引诱失去童贞，这么多年来，他再也没有过性的接触。平时他不无渴望，内心深处却充满恐惧。

从叶飘扬家里出来回到部队，躺在床上，他的眼前一直都是叶飘扬和那个少妇的影子以及叶飘扬磨蹭他的情景，一边是诱人的禁果，一边是事发后的罪恶，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是再去,还是不要再去?

直到下半夜,顾明波才决定不再去见叶飘扬。她是美丽的罂粟花,一旦沾上将难以自拔。凭着以往的经验,他完全清楚,如果他再去,他和叶飘扬之间一定会发生点什么。

第三章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俗话也说:是祸躲不开,是福不用求。

事情确实就是这样。

顾明波不知道,他和叶飘扬之间,经过那两次相见,已埋下定时炸弹,只要时机许可,有朝一日终将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顾明波决定不再去赵丹静家,不再跟叶飘扬拉拉扯扯。他也是个确是这样做的,接下来的那几个礼拜,为了克制自己,他连镇上也不再去。然而愿望与现实往往背道而驰,他和叶飘扬的关系正神不知鬼不觉地朝另一个方向有条不紊地发展着。

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部队开始放假,顾明波没有值班,在营区呆着无聊,便和机关的小吴一起去营区外散步,碰到了正在田埂上剌野菜的赵红静和她的小姐妹小花。

阳光温柔地照耀着,田野一片绿色,生机盎然。当顾明波第一眼见到赵红静时,他在心灵深处禁不住感慨了一声:“真美呀!”

尤其使他感到动心与亲切的是,她很像叶飘扬。

与叶飘扬接触时,由于心慌意乱,叶飘扬的有些话,顾明波并没有完全记在心里。叶飘扬曾告诉过他,赵丹静还有个姐姐,在县城上班,他当时听完也就抛到了脑后。因此,酷似叶飘扬的赵红静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思维还没转过弯来,她就是叶飘扬的大女儿。

已是仲春了,姑娘们脱去臃肿的冬装,一种清新飘逸的感觉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赵红静穿着一件花格单衣,里面衬着粉红色运动衣,微隆的乳房就像一对小馒头,顽强地欲露未露地撑着胸衣,惹人眼痒。幽黑的长发散披在身后,显露出少女特有的潇洒与妩媚。

“这东西能吃吗?”当两人来到她们身边,小吴顺手在地上摘了一棵,问。

“能吃。”小花直起腰来,大方地一笑,说:“这叫蓬蒿,是做麻糍用的。”

其实顾明波知道这叫什么,也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家在农村,每到清明前后,老家人都会拿这蓬蒿或山上的一种树叶绞成汁,同糯米拌在一起蒸熟,在石臼里重捣,然后压成薄饼状,切成一卷卷放着,要吃的时候,放在锅里煨熟。

顾明波在小吴和她们搭讪的时候,已蹲在地上拣又绿又嫩的摘了不少,走近赵红静,说:“给你。”

正默默地低头剥菜的赵红静意外地抬起头来,羞涩地看了顾明波一眼,感激地说:“谢谢。”

从家乡到部队,由于种种原因,顾明波基本上没正儿八经地接触过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姑娘。今天在这明媚恬静的田野,面对宛如天使般亭亭玉立的赵红静,他压抑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你们是从镇上来的吧?”顾明波有意无意地问。

“是的。”

“还在读书?”

“不,已参加工作了。”

“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干吗?”她并不反感,但没立即告诉他。

“你很像我的一位熟人。”见她犹豫的样子,顾明波忙尴尬地掩饰道:“真的,很像。”

“是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瞥了一眼旁边不远处与小吴谈得正欢的小花,见他俩并没注意他们,于是,轻声回答道:“我叫赵红静。”

“你的名字真好听,就像你的人一样令人怦然心动。”

“你这个人很有趣。”赵红静吃吃地笑了几声,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顾明波,是这部队上的人。”

“你就是顾明波?”赵红静不无惊讶地抬起头,重新打量了他一下。

“怎么,你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不告诉你。”赵红静调皮地说。

顾明波略一思索,猜测道:“我知道了,你的父母一定是学校里的老师。”

“不是。”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除了你们镇上的小学老师我有接触外,其他老百姓,我一个也不认识。”

“你再想一想。”赵红静意味深长地笑着。

顾明波再次猜测道:“学校里有你的弟弟或妹妹?”

赵红静这才点了点头,说:“我妹妹在小学读书。”

“该死。”顾明波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恍然大悟地说:“我早就该想到了,你是赵丹静的姐姐,只是我没想到赵丹静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姐姐。”

“我听我妈和妹妹说起过你,说你这人挺好的。”

“你在县城什么单位工作?”

“在县里服装厂上班,今天是礼拜六待着没事,就来这里剃蓬蒿。”

那一天是顾明波从故乡到部队以后感到最轻松最愉快最难忘的一天,整个下午,他和小吴都跟赵红静和小花在一起,边说边笑边跟着她们剃蓬蒿。也许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是异性相吸的缘故,他们天南地北谈得非常融洽。分手的时候,彼此都有点依依不舍。

有人说过,美丽并不等于可爱。在顾明波的生活中不是没有出现过美丽的姑娘,但并没一个给他留下过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然而,突然出现的赵红静却深深地令他痴迷,被叶飘扬扰乱的还有平息的渴盼异性的的心,终于再次掀起波澜。

回营区后,顾明波有一个强烈的欲望,他想给赵红静写信。如果不写信,怎能和她保持联系,再次相见?她虽是赵丹静的姐姐,如果不和她加强联系增强彼此的印象,他的心思她又怎能明了?像她如此超凡脱俗情窦已开的人儿,身后一定虎视眈眈地跟着众多的追求者,如果他不瞅准时机猛追猛打捷足先登,今后的麻烦可就大了。假如她像流星一样出现,又像流星一般消逝,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人海茫茫,谁是他可心的人儿,难道他还不明了?不正是像赵红静这样